

海边 理发店

荻原浩

一辈子辗转流离
我想要的不是理发椅
而是一张能让自己坐下来的椅子



海边理发店

〔日〕荻原浩 著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边理发店 / (日) 荻原浩著 ; 曹逸冰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3

ISBN 978-7-5442-9276-4

I. ①海… II. ①荻…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729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022

UMI NO MIERU RIHATSUTEN by Hiroshi Ogiwara

Copyright © 2016 Hiroshi Ogiwar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海边理发店

[日] 荻原浩 著

曹逸冰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恩凡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褚方叶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40 千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9276-4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海边理发店

1

彼时来路

41

来自远方的信

77

今天的天空依然是 Sky

117

没有时间的时钟

159

成人礼

185

海边理发店



十五年前，我把店搬到了这里。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店开在这种地方？可我很喜欢这里。整家店一个人就能上上下下打点好，不必让客人多等。我理想中的店就应该这个样子。更何况……您瞧瞧这面镜子，初次光临的客人都会喜欢上它。放置镜子的位置，还有它的尺寸，都是我精心设计过的。

那家理发店位于一座海边小镇上。先坐电车，到站后再换乘公交车，沿着穿过山脚往远处延伸的海边公路一路向前。几站后下车，继续朝公交车的行进方向走几分钟，便能看到右手边靠近山的那一侧由红、蓝、白三色构成的灯柱，正如打电话预约时店主跟我说的那样。

沿着铺有枕木的斜坡爬五六级，就是店门口了。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过时的西式小屋。我看不到任何写着店名的东西。店门是

木头做的，上半截镶了一块玻璃。门上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营业中”三个字。

店主大概是把没人住的民宅改成了店铺。没有鲜花的院子里，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棕榈树立在门的两侧，就像看门的卫兵。

我明明是去理发的，却对着玻璃映出的影子理了理凌乱的头发。然后，我扣上羽绒服的第二颗扣子，轻舒一口气，伸手握住门把。感应门铃发出婴儿玩具般的声响。

店内的景象却和陈旧的外观形成鲜明的对比，精致整洁，井然有序。白色的浮雕墙纸看起来像刚刚洗好、还没来得及熨烫的床单。擦得锃亮的深棕色地板分外光滑，在上面溜冰都不成问题。药剂容器的标签整整齐齐地朝着一个方向，像一群被追求完美的导演安排好站位的话剧演员。

店主站在理发椅旁边，乍一看就像椅子的附属品。他可能算准了我的预约时间，早在我到达前就站在那里了。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明显有不少白发，却没有染。也许他不太关心自己的发型。年纪一把了，后背倒挺得笔直。

我刚在椅子上坐好，他就给我套上了白色的罩衣。让别人给自己穿衣服，而且还是年长很多的人，我感觉仿佛瞬间变成了小孩子，有些惶恐。于是我想主动把手伸进袖子里，谁知店主的动作比我更快。他问，路还好找吧？我点了点头。然后他毫无预兆

地说了起来：

“十五年前，我把店搬到了这里……”

您不是本地人吧？不，我就是凭感觉猜的。而且您的穿戴也很整齐。您是从哪边过来的？哎哟，那么远啊？劳驾您大老远跑到这种乡下地方来，真是不好意思。您是不是在那个什么“因特网”上查到这家店的？我对电脑啊，真是一窍不通，只是听人说过这家店在网上有点名气。我也没什么厉害的本事，只是干这行的时间比较长罢了。承蒙大家看得起，还有客人愿意大老远过来捧场，我当然是感恩都来不及啦。

店主嘴上这么说，可是在我看来，他其实有些为难。镜子里的他面带完美的微笑，让人无法想象他露出其他表情的模样。他的嘴唇两侧刻着深深的笑纹，但同样的笑纹并没有出现在眼角。

他往我的头发上喷了些温水，然后盖上一条热毛巾。

我有多久没有去理发店剪过头发了？高中毕业后，我想把发型弄得时髦些，于是不知不觉养成了去美发厅的习惯。原来常去的那家理发店的大叔，总想把我的头发剪成跟他一样的三七开。^①

^①日本的理发店和美发厅是不一样的。理发店的工作人员叫“理发师”，主要服务男性顾客。美发厅的工作人员叫“美发师”，主要服务女性顾客。需要考取资格证也不同。

店主把热毛巾往我的头皮上压。好烫，我差点喊出来，但并没有觉得不舒服。对了，享受毛巾的热度渗进每个毛孔的感觉，不就是理发店的妙处吗？那是一种令人怀念的感触，一种被我遗忘已久的感触。

热毛巾散发出一丝微弱的生发水香味。这种香味也让我备感怀念。那是“大人”的味道，是成熟男人的味道。小时候，每次去理发店，我都会使劲闻这种味道，把它当成一种通往陌生世界的记号。

您想剪成什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平时应该很少进理发店吧？嗯，我当然能看出来，因为美发师的剪法跟我们不一样。您特意选择这家乡下理发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

对不起，我不该瞎打听的。因为有很多客人会在痛下决心或是决定改变现状的时候，去一趟理发店。干这行的日子久了，我由衷地觉得，在遇到人生转折点的时候剪头发可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一样。

您放心，我不会给您剪那种老土的发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就是了。

我不擅长向理发师提各种要求。“照现在的样子，剪短一些就行”——这句说惯了的话差点脱口而出。可是闻着那生发水的味道，

我改变了主意。

来一趟有名的店不容易，于是我鼓起勇气问，您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可以拜托您拿主意吗？话音刚落，店主的眼角就浮现出了笑纹。

您能提这样的要求，我真是太高兴了。当理发师的都盼着能听到这句话。可这事还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我还是会跟您商量着剪的。

嗯……您的脸是瘦长型的，所以两侧留厚一点可能比较好。您平时用哪只眼睛比较多？右眼是吧？那发线也分到右边吧。因为别人看您的时候，视线会下意识地顺着发线的方向。如果对方的视线碰上您的主视眼，您的表情就会显得更有活力。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别怪我多事，我只是想知道您从事的是要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还是特别注重整洁感的，抑或是信誉至上的？怎么说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您的工作性质。

我一直觉得，男士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选择相应的发型。不能光看脸型和着装，工作其实也是选择发型的重要标准。这年头啊，运动员的发型越来越像夜店牛郎。您可能觉得我的思想特别古板吧。

平面设计师？啊，我懂了，就是设计书本、杂志这种东西对吧？

店主抓起一束刘海，用指尖轻抚一下。只见他微微点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整个脑袋摸了一遍。他的动作如此轻柔，像在摸古董壶一般，摸着摸着，还不时歪一下脑袋。他应该是在检查我的发质和头骨的轮廓，可我总感觉在参加一场考试，他就是检验我有没有资格在这家店理发的考官。

我的发旋长在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一摸到它，店主的手就停住了。之后，他又摆弄了一会儿我的头发，随即轻叹一声。他会对我说什么呢？我有些紧张。谁知从那双薄得仿佛一条皱纹的嘴唇间吐出的话，仅仅是关于新发型的几个选项与提议。

不等我开口回答，店主就“咔嚓”一声，动了一下不知何时拿在手上的剪刀，仿佛是要打断我的反驳。然后他用结案陈词般的口吻说道：“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人会特意要求理发师剪一个并不适合他们的发型。明明已经不年轻了，却想保持年轻时的发型。明明长得很凶，却想把自己弄成文弱书生的样子。我一个剪头发的，说这话可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我觉得，我们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往往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能透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模样。

我回答，那就剪您最先提到的那种吧。无论接受店主的哪个

提议，我的头发似乎都会被剪得短短的。

直到这一刻，我才怀着上手术台的心情，把进店后一直绷着的背靠在椅子上。照店主的说法，我会在一小时后见到陌生而真实的自己。

理发椅上装着头枕，也有脚垫，像温柔的臂弯一般将我环住。下沉的柔软身体与稳稳往上托的弹力在黑色的皮革中对抗，让人产生浮在水面般的错觉。

我的眼前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镜中映着海景。这家店所在的位置要比沿途的其他地方高出一截，所以窗外没有任何遮挡物。身后窗外的大海，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映在了镜中。

秋日午后水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大海，两种蓝色各占据半面镜子。除此之外，还飘浮着白云，好似未上任何颜色的留白。要是没有从右向左飞过画面的海鸟，这面镜子和裱过的一百号^①风景画没什么两样。

您喜欢这面镜子吗？那就好好享受镜中的景色吧。有了它，客人们就会看着正前方，这样我用剪刀的时候也会更顺手一些。我们理发店有个规矩，客人一旦坐上理发椅，就不能再看书了。可是最近，好多人刚坐下就掏出手机开始摆弄。

^①指画框的尺寸，一百号的画框长 162 厘米，宽 130 厘米。

店主用梳子用力拉起我后脑勺的头发，发根都绷紧了。只听见“咔嚓”一声，倒梳起来的头发被剪断，挣脱了梳子的束缚。我感觉到一丝痒痒的快感。先拉，再“咔嚓”。理发店的声响居然也和那些把脑袋当玻璃摆件处理的美发厅不一样。原来进理发店是一件这么享受的事？还是说，是因为这位店主技艺精湛？

我坐的这张椅子斜上方挂着一张裱了画框的奖状。它显得那么随意，仿佛是往墙上挂浮雕画时顺便挂上去的。把视线移到视野的尽头，还能隐隐看见置物架上的观叶植物后藏着奖杯。

据说当年有不少大牌明星和政经界大腕特别推崇店主的手艺。这一段段趣闻逸事，让店主一度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去年某位大明星去世的时候，他与理发店的不解之缘再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还有杂志说，理发店的店主已经离开了东京，把店搬到了偏远的海边小镇。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电话到店里约时间，却毫不费力地约到了想要的日子。我来的时候，店里并没有别的客人刚走的迹象。而我进来之后，也没有其他人出现。

工作忙吗，自由设计师？呵，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自立门户了？了不起。瞧您说的，每天忙得团团转，那就是成功的体现呀。无论做什么生意，头几个月都是最关键的。是成功还是失败，

头几个月一过就知道了。哎呀，我都为您高兴。毕竟我也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特别有共鸣。

我觉得，工作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揣摩别人的心思。有时是揣摩客人的心思，有时是揣摩同事的心思。当理发师也好，在别的店里工作也好，做公司职员也好，这一点都是不变的。

我这可不是倚老卖老讲大道理。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也跟各种各样的人聊过。我刚才说的，也算是一种统计结果吧。

各行各业的成功者，都是擅长解读人心的人。倒不是说他们特别有人情味，只是有一种能看穿别人心思的能力。说他们会糊弄人也成。糊弄这个词有点难听，但这些成功者的确都有成为一流骗子的潜质。

我想学也学不来。我嘛……只是做这行的时间比较久罢了。毕竟我入行的时候还在打仗呢。

从后往前剪过一轮后，店主换了一把剪刀，也换了一把梳子，再次回到后脑勺。

这一次，他手上的动作变得更细腻了。落在罩衣上的头发都特别短。如果把剪头发比喻成雕刻，那么第一轮就是粗雕，刚开始的第二轮则是对细节的精修。店主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从容，唯有右手的手指忙个不停，好似寿命很短的小动物在活动。

嚓嚓嚓……剪刀发出清脆的响声。店主的话特别多。也许他本来就爱说话，又或许是他把聊天看成了服务的一部分。

我出生在东京的平民区，是那种放眼望去尽是长屋^①的地方。我们家从我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理发店，我算是第三代传人。所以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干这行了。

还在国民学校^②的时候，我就过上了一放学就去店里帮忙的日子。算实岁的话，我当时才十一二岁，正是最贪玩的年纪。

客人的头发是绝对碰不得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地上的碎发打扫干净。一有客人剪完头离开，就得把地上的头发清扫干净。这是我父亲的信条。只要地上有一根漏掉的，我就得挨拳头。我们家在当地也算老字号了，店里有其他理发师傅，还有徒弟，根本不缺人手。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非得让我干这个呢？

当年的理发师傅都是十二三岁拜师入门的。现在想来，父亲大概是怕我继承家业的时候被其他师傅瞧不起吧。父亲，尤其是那个年代的父亲，绝对不会对孩子说“你真乖”“我对你有很高的期望”这种话。但他们心里都是这么想的——绝不允许自己输给外人，可输给亲儿子还是心甘情愿的。真的，我可没骗您。

①日本的传统住宅形式，指将一栋房子分隔、租借给数户人家合住的住宅。多出现在东京、大阪等人口较密集的地区，是日本庶民文化的特征之一。

②日式小学的旧称。

店主凝神看着我的脑袋。他的嘴动个不停，手却没停下。他只用左手大拇指抓住梳子，同时用食指和中指梳起我的头发，动作灵巧得很。好长的手指。只见他高高抬起手肘，手上的动作非常细微，一点点修剪着头发。那眼神就像在精雕细琢某件工艺品似的。我可没有一边动剪刀一边跟人说话的本事。就算剪的是最简单的彩纸，我也怕剪到自己的指头。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张了。男人大多剃了光头，去理发店剪头发的人也越来越少，于是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我们家的生意还能勉强维持，只是店里几乎没剩下几个员工。理发店是所谓的“和平产业”，难免会被官府盯上。理发师傅被召去当兵不说，连理发椅的架子都被征用了，因为是金属做的。

不过也多亏了这番折腾，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终于允许我用推子给客人剃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位客人是鞋店的少东。他是个时髦的人，平时都把头发梳到后面。也不知是因为什么，那天他点名要我剃，说：“今天就请小师傅剪吧。”

原来他收到了入伍通知，临走前特意来剪头发。他平时天天擦发蜡，被宪兵打了也不肯改，一下子剃成光头哪儿受得了。镜子里的他一脸凝重，那表情我至今都忘不了。只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下定了决心上战场，还是仅仅不甘心而已。剃完后，他对我说：“等

打完仗，我还要留背头。你可得好好练本事，以后给我剪啊。”说完还给了我一颗奶糖。当时奶糖已经成了在黑市才能买到的东西。可是，他到底还是没能活着回来。

店主把手指搭在我头上，让我把头仰起来。镜中的水平线稍稍下降了一些。窗口上方的挂钟映入眼帘。镜中的钟是左右相反的。本该指着下午四点的时针正对着八点钟的方向。西沉的红日在蔚蓝的海面上投下金色的光影……

年轻人听我说这些一定很无聊吧？您要不要睡一会儿？不用睡？那我就接着往下说了。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也只能说说陈年旧事了。不过父亲当年教导过我，口才也是理发师傅的必修课。啊，他没直接跟我说过这话，是他的背影告诉我的。

父亲在我、家人和店里的其他理发师傅面前从来都是绷着脸，但他在店里特别健谈，对客人也很热情。无论人家是刚从外地^①回来的电工，还是女校的历史老师，父亲都能跟他们聊上几句。这样的本事可不是谁都有。毕竟父亲付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他会把每天的报纸从头看到尾，理发店放假的时候，他还特意去浅草听压根儿就不喜欢的落语^②。母亲当年总抱怨，父亲把一整

① 二战结束前日本对海外殖民地的叫法。

② 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